

[韩]

朴范信

◎著

权赫律◎译

丛林不眠

韩国国宝级作家朴范信震撼之作

推开“寻孤事件”历史迷雾，对**朝鲜战争**进行深刻反思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湖南人民出版社

从林不眠

[韩]

朴范信

著

权赫律◎译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丛林不眠 / (韩) 朴范信著 ; 权赫律译.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438-9055-8

I. ①丛… II. ①朴… ②权… III. ①推理小说—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0414号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8-2011-552号

Copyright © 2003 by Park Bum Shi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Shanghai All One Culture Diffusion Co., LTD.

This translation wa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rk Bum Shin through SilkRoad Agency, Seoul.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者: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80000

印张: 12.5

出版时间: 2013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出版人: 谢清风

责任编辑: 曾赛丰

特约编辑: 刘 丹 叶 颀

封面设计: 丁 岩

美术编辑: 靳 莹

ISBN 978-7-5438-9055-8

定价: 29.80元

发行: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北京涌思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9号长新大厦1001室 100029)

联系电话: 010-64426679

邮购热线: 010-64421810

传真: 010-64427328

公司网址: www.yongsibook.net

投稿邮箱: pd@yongsibook.net



译者序

朴范信是韩国当代文坛获得巨大成功的作家。1973年，他的短篇小说《夏天的残骸》在韩国《中央日报》新春文艺作品公募当选，从而步入韩国当代文坛。仅仅过了6年之后的1979年，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比死更深的睡眠》就售出了近30万本，他也风光地晋级到了畅销书作家的行列，在韩国一般读者群里享有了超乎寻常的人气。紧接着，1980年由金和出版社第一次出版的《静卧如草》、1983年由杏林（音译）出版社第一次出版的《太阳祭》、1985年由中央日报社第一次出版的《丛林不眠》、1987年由平民社第一次出版的《火之国》、1987年由中央日报社第一次出版的《星期三的窃贼》、1990年由清寒文化社第一次出版的《荒野》等作家的多部长篇小说均多次被其他出版社再版，创造了每本销量达10万至30万本的超常纪录。另外，迄今为止其作品还被拍摄或改编成了8部电影、9部电视剧、4部戏剧。

由此可见，朴范信的确是韩国当代文坛多产的作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享有很高人气的小家之一。要较为完整地理解这样一位异国

的作家，需要首先弄清涉及其文学的两个重要专用术语。解析朴范信文学的这两个专用术语，其中之一对我国读者来说很陌生，另外一个在解释和理解上也有不尽相同的一面。

理解朴范信文学世界的第一个专用术语是通俗或者大众小说。在韩国，一般将推理小说、冒险小说、武侠小说、幻想小说等纳入通俗小说的范畴。划入这类文学范畴内的小说，虽然众说纷纭，但是大多被文学主流层视为不宜登大雅之堂，甚至于被视为低级趣味的文学。这种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迎合了教育程度不高的一般民众的嗜好，甚至煽动和迎合了社会不良和不健康的价值取向，其创作技法拙劣，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摆脱“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类的结构，且情节简单，充斥着婚外恋、仇杀、欺诈、赤裸裸的性爱等内容，与高雅文学不可同日而语。这类作品大多先在报纸上连载，给非专业读者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之后再行发刊单行本，通常被认为从文艺美学的角度不具有值得一论的价值。

理解朴范信作品的第二个专用术语是“6·25小说”，也称作“分断小说”，前者因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日期而得名，后者则因战争之后朝鲜半岛一分为二的现实而得名。分断小说作为韩国现代文学独有的专用术语，是指以朝鲜半岛一分为二的现实为题材或者对这样一个现实的客观认识为主题的小说。分断小说主要包括朝鲜半岛分成两个国家的历史原因以及这样一个现实的形成过程，还有这样的客观状况对南半部韩国现实的影响等内容。在韩国，1980年之前这类小说被叫做“6·25小说”，而到了1980年之后被冠以“分断小说”之名。前者的着重点在朝鲜战争及其外部现象，后者的着重点在战争前后的相关事件，战争波及韩国民众现实生活的种种影响以及导致的社会问题。分断小说构成了韩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50年代，它主要在成年时期经历战争的小说家的笔下以战争时代为主要背景，描写战争前后的一些重大事件；而到了20世纪60、70年代乃至当今，作品大多体现了对民族相残战事的反省，还有那场战争对当今社会各个

领域、民众生活持续不断实施的影响。

朴范信的这部长篇小说《丛林不眠》既属于大众（通俗）小说，也属于分断小说。根据前述之韩国文学界的通念，定性同一个作家的作品，似乎只能选其中一个术语。然而，客观地讲朴范信的作品却可以同时适用这两个专用术语，尤其是他的这部长篇小说《丛林不眠》。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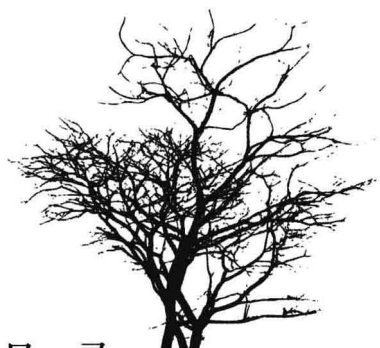
我们从前文介绍的朴范信作品的出版情况，可以了解到朴范信旺盛的创作欲和卓越的文学成就。可以说朴范信获得成功首先是商业性成功，也唯其如此，他在韩国被称为大众（通俗）作家。然而，获得如此巨大成功的作家，却没有得到韩国主流评论界的青睐，除了一些少量的书评类评说之外，很难见到专业评论家对朴范信作品的专业性的评论。正如这本《丛林不眠》后附的“跋文”中小说家李舜源所说，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朴范信并没有得到韩国文坛，也就是主流评论界的认可。而这正缘于他被分类成了大众（通俗）作家，缘于他在商业上获得的大成功，缘于他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还在为至少两家报纸写连载小说，以至于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被定性为大众（通俗）文学。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朴范信的作品，就不难发现作家的那些被定性为大众文学的作品，其实并不属于那种低级趣味的小说。宣告朴范信步入文坛的一篇《夏天的残骸》的创作过程，就始于 1967 年他担任一所高中的教师时期，直到作品面世花去了作家 6 年的时间，而且其题材也是关乎韩国现代史、民族问题的严肃而沉重的题材。作家的作品之所以获得商业性的成功，被一般读者广为阅读，应该首推作家敏锐地把握住了当时社会的热门话题或者焦点。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韩国加快工业化时期出现的暴发户、在开发时期私欲膨胀的形形色色

的人物、新村运动、韩国现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4·19革命”^①等，均成了作家的作品所关注的对象。毋庸讳言，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动用了韩国文学界所鄙夷的通俗小说通常使用的创作手法和情节，但是其实那些可以视作“寓教于乐”的尝试。在增强趣味性的同时，朴范信的作品依然未失其严肃的一面，依然会给读者留下一些值得思考的余韵，最终也会不同程度地引领读者进入“兴观群怨”的境界，从而作品也具有了自己的健康性和独有的价值。

另一方面，在韩国主流文学界里关于朴范信的作品是否可以纳入分断文学的范畴，目前尚没有一个定论，依然呈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局面。但是，如前所述朴范信的作品大多敏锐地抓住了当时社会的焦点、热点话题，仿佛震源地一般持续不断地影响韩国现代社会各个领域的“6·25”，也就成了作家关注的一个题材。于1973年朴范信在韩国《中央日报》新春文艺公募中发表的《夏天的残骸》，前文已经有过交代，在创作时间跨度上能够看得出作家的认真和苦心，体现了有别于一般通俗作家的创作态度，更为重要的是这部作品也是关于“6·25”题材的作品。虽然主人公并非那场战乱的直接受害者，但是他们承担着照料战争留下的人间“残骸”——狂女人的责任，可以说是战争的间接受害者。同时，从作品《夏天的残骸》中的“夏天”意味着“6·25”战争而言，这篇小说毫无疑问可以划入分断小说范畴。同样，本部长篇小说《丛林不眠》亦是如此，作品中事端都源自“6·25”战乱，战争埋下的悲剧的种子，由此导致的一场波及家族、社会的连锁事件，体现了战争“残骸”对韩国整个社会的影响范围之深、之广。

① 1960年韩国总统选举之际，时任总统的李承晚因利用提前选期、动用警察宣布戒严、伪造假选票等不正当手段招致了国民的强烈反对。加上其统治后期因美国经济援助的急剧减少，经济也遭受了重创，使其统治陷入了严重危机。当年4月11日，在韩国马山港发现的被警察催泪弹打死的中学生尸体成了点燃国民怒火的导火索，反对示威迅速蔓延到了全国。1960年4月18日，高丽大学的3000多名大学生到韩国国会议事堂门前静坐示威，遭到当局的镇压导致流血事件。于是4月19日，首尔市内各大学学生与市民组成10万人的游行队伍，高喊着“李承晚下台”的口号直接冲击总统府。因当局调来的军队的强行镇压，最终导致100多人被打死、6000多人受伤的惨案。这导致了更多国民加入到了反对李承晚政权、争取民主的斗争行列，终于使李承晚于4月27日被迫宣布下野。这场运动在韩国现代史上被称为“4·19革命”。



目 录

001	赦免符
019	混血歌手的死亡
052	鳄鱼与鳄鱼鸟
087	谁看了那场音乐剧
128	我一无所有
158	树木与丛林
196	浮游生物传出的信息
222	为了让自己落单
266	寻找野狼
296	又一个真相
325	真相大白
373	丛林不眠
384	跋文
391	后记



赦免符

江上一片雾蒙蒙。

仁爱大学企划处的刘桂霞处长站在窗边，望了一会儿弯弯流过的江水。据说当初校部大楼之所以选址在这里，就是因为前面流过的那条江。虽然离江水有些距离，但是在仁爱大学校园里这是唯一能望得见江水的位置。相传 30 多年前，理事长带着设立女性教育摇篮的梦想，在山坡上挖开了第一锹土。当时已是春光明媚的时节，但是大地还没有完全解冻，因此挖开第一锹冻土，妈妈说费了好大的劲。

“在座的诸位当中……”

桂霞从江水上收回视线说道。

“谁听说过理事长的外号？”

10 多名男女学生代表板正地坐在她的面前，那冰冷和排他的架势仿佛在表示不管对方说什么，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动摇。瞬间，彼此间已无信赖可言的念头闪过了桂霞的脑际。她感到了绝望。

“是叫灯笼裤吧，处长？”

稚嫩的声音，似乎散发着晨露下小草的气息。

桂霞不由得发出了“啊——”的一声，并感慨地看了一眼那声音

的主人。似曾见过的面孔，但想不起叫什么名字，是大学报的学生记者。就像那声音一样，宽松的夹克打扮，再加上端着采访本站在那里的样子，倒是颇有几分生机。

“那你知道灯笼裤是什么样子吗？”

“是裤子的一种，说是脚脖子和腰上有松紧带，在大学博物馆见过。听说日帝统治时期妇女从事体力劳动时，常穿这样的衣服，对吧？”

“没错。”

学生代表依然一动不动，保持着原来的架势。

“理事长创办这所学校的时候，据说不管白天黑夜都穿着灯笼裤。一个女人家，连搬运石头的活儿都干过。当时审批学校设立手续的中央教育委员会叫她的时候，说是也穿着那灯笼裤去的。手掌不知长了多少次水泡，也不知又破了多少次。现在如果看理事长的手，那简直不像是一个女人的手。从文学系和保健系两个系，共200多人起步的仁爱女子专门学校，发展到今天这样规模的大学，大家都说完全要归功于她那灯笼裤和像锅盖一样的手掌。就在她做校长的3年前，还不难看见她亲自动手修理破椅子的情形。健康出了问题之后的近几年，她也为了把学校升格为综合大学……”

“教授！”

一个学生站起身打断了她的话。

“其他同学在等我们呢，请先说说教授叫我们到这儿来的理由吧。我们想听到学校当局对我们所提出要求的明确答复。”

恰好这个时候，校园西侧传来了歌声。那是占据大学博物馆前空地的闹事学生唱出来的歌声。

“怎么这么没有耐心呢？”

桂霞冷冷地说道。

“好吧，那就不再迁回了。我把大家叫到这里来，当然也不是为了叙叙旧。先说结论的话……绝对不能答应大家提出来的所有要求。我觉得学校一方仅就辞退刘敏荣教授这一件事，应该说已经做完了该做

的事情。要求扩建图书馆和自习室等问题，校方也从去年开始着手研究方案，只是还没有筹集足够的预算资金。当然，建校以来一直是女子大学，改制成男女合校之后，大家会有些不太方便的地方，这一点校方也不是不清楚。校方也正想尽一切办法，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比起大家，校方更急于改善这些状况。问题就是资金的问题，这并不是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还有，最后关于什么家族体制的说法……”

桂霞说到这里把下面的话咽了回去，感觉心里有团像火一样的东西在熊熊燃烧。

事情的起因是桂霞的弟弟刘敏荣，原英语系教授。本来并不灵敏的敏荣，虽说曾留学美国，但在自己的主攻专业经济领域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建树。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勉强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回国的敏荣，被安排在英语系当教授，也许其本身就是祸根。但是，为了必须安排敏荣做教授的需要，在没有设置经济系的仁爱大学里只能如此。学生渐渐认为敏荣是一个水平不够的教授，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妈妈再有一个儿子，就不会硬是把那样的敏荣塞进这所大学里任教。要是说得再具体点，敏荣好像脑子缺根弦，但是特别善良和乐观。心地倒是善良得天下无双，但是，终归还是不适合于登上大学讲坛。学生开始公开作弄和取笑他。事后才得知，学生对待他的态度常常带有侮辱性。事情就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中。起因是敏荣在课堂中动手打了几近无理取闹地提出异议的一个男生，而且，在肢体冲突中被推倒的那个男生，碰巧又跌破了后脑勺。

“暴君教授下台，辞退无能的教授！”

这是学生起初提出的口号。

如果学校在当时迅速采取了妥善的措施，也许学生就不会闹到现在。可是，简直没有一个妙招能够说服因糖尿病躺在病床上的妈妈。妈妈认为敏荣毕竟留学美国，所以，不管怎么样终归是具备了做英语系教授的基本素质。这样的妈妈当然认为那个男生公然无理取闹，藐

视教授的行径才是问题所在。

事情就是这样一步步升级到了现在的状态。

不巧的是妈妈的老朋友、校长高汉斌，那个时候正好在国外参加学术会议。学生们看见学校当局并没有出台什么具有说服力的措施，提出的口号也渐渐发生了变化，被换成扩建图书馆，扩建自习室等口号，终于涉及了家族体制问题，矛头直指现年37岁、担任教授兼企划处处长的桂霞，还有在教育系任教授的敏荣的妻子全英彩。学校陷入了巨大的风波之中，正常的教学秩序完全被打乱，加上几个教授公开出面支持学生之后，事态变得更加严重。这一期间，两次昏厥过去的妈妈终于卧床不起，但是，学生对这些根本无动于衷。学生根本不明白事态长期化后，不管学校当局还是学生自己，都将同样成为受害者。今天特意找来学生代表，初衷也是想跟他们开诚布公地谈一谈这样的利害关系，以期得到他们的理解，哪曾想只是这样一个结局。

“大家如果执意要求，我可以退出现在的职位。家族体制，我也觉得很丢人。可是，理事长现在危在旦夕，请求大家稍稍缓一缓。对一个为了学校付出一辈子的人，大家难道连最起码的敬意都不愿表示吗？”

这时传来了敲门声。是企划处秘书室的金小姐。

“理事长希望您过去一下。”

“是吗？”

离开悔座苑的时候，妈妈还在沉睡之中啊。那完全是一副离死神不远的面孔，简直难以相信，床上的她曾是个一生对工作充满热情的人。脱色的皮肤和深陷的眼眶，尤其令人无法与过去的她联系起来。事先毫无准备地回到处长室见学生代表，也是出于对面临死神的妈妈的怜悯。

“我相信大家，希望大家也相信我。”

太阳已经开始偏西。桂霞留下那句话，就走出了处长室。

从江那边吹来了一阵风。大雾吞噬整条江之后，乘势一跃涌上了

江岸。轿车驶离了校部办公楼。透过校园里还没有长出新叶的树木，依稀可见最近刚刚盖起的学校博物馆，数百名学生正聚集在博物馆前面。轿车驶过图书馆和基础部楼之间，驶上了实习室后面人烟稀少的单行道。不一会儿，悔座苑的入口映入了眼帘。

悔座苑是一座老式建筑物。

建完大学校部办公楼的第三年，据说是妈妈亲手挑选每一块砖、每一根木材建起了这幢楼。爸爸去世前的1960年初期，这幢楼一直当做家政实习馆使用，现在的家政馆建成后妈妈独自搬到了这幢楼，悔座苑的名字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叫起的。执意把桂霞和敏荣兄妹丢在公寓里，独自一人搬到悔座苑居住的妈妈是什么心思，到现在兄妹俩也无法猜得到。

“悔座苑是什么意思啊？”

桂霞曾这样问过妈妈。

“是菩萨去世了的意思。”

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解释。不知不觉之中，妈妈就这样在那里像修道僧一样度过了20余年。

上班的时候那么坚强和富有活力的妈妈，一旦回到悔座苑就拿起念珠，一言不发。当然，也没有人可以跟她说话，但是，据伺候左右的松里嫂说，经常都是一整天一句话都不说。桂霞夫妻曾经多次恳请她过来一起生活，可每次都是白费劲。妈妈过着像囚犯一样的日子。作为一个意志坚强和充满活力的校长、理事长的妈妈，一旦迈进悔座苑就完全变了另一个模样。只要不漏雨，从来都不许修缮房屋，即便是到了严寒的冬天，那里的火炕还是那么冰凉。人们都说妈妈有些“不可思议”，觉得执意过那样痛苦和孤独日子的妈妈有些不可理解。有人说，那是因为妈妈在怀恋过世的爸爸，但是，桂霞却并不相信那样的猜测。妈妈对爸爸的确是情深意切，但是，如果说妈妈仅仅为了过世的爸爸而去过修道僧一样的生活，总觉得还是有些说不明白的地方。

“啊……都到齐了！”看见桂霞进入房间，妈妈说道。

令人称奇的是，妈妈居然坐在了那里，说话也一字一顿很准确，眼神也熠熠生辉。联想到这几天一直处于昏睡状态之中的她，恢复得如此迅速也真是令人惊奇。也许是因为利索地盘起来的头发和像窗户纸一样惨白的皮肤的缘故吧，妈妈看起来很整洁。仁爱大学那以固执出了名的校长的形象，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想跟家人说点事儿。”

那意思是希望除家人之外，其他人能回避一会儿。

主治医生和总务处处长以及大学里的几位相关人士，识趣地悄悄退出了房间。高汉斌校长也准备离开的时候，妈妈却打个手势留住了他。

高校长是政治学博士，是爸爸生前的挚友。两人有所不同的是，爸爸在政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而高校长却一刻都没有离开过学界。高校长从别的大学校长位置退休之后，被聘请到仁爱大学当校长是3年前的事情。爸爸过世后，大学所有的事务妈妈都跟高校长商议后才作决定，高校长在别的学校当校长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说有谁能够自由出入悔座苑，那肯定就是高汉斌校长。他跟家人没有两样。

房间里只剩下了7个人，就是桂霞夫妻和敏荣夫妻、高校长，还有闵律师。但是，妈妈却没有立即开口说什么，好一会儿只是闭着眼睛坐在那里没有发出一点动静。可能是坐姿对妈妈还是有些勉强，她的额头上立即渗出了汗珠。

“您躺着吧！”

桂霞的丈夫金仁赫劝道。

仁爱大学财团属下拥有附带茶场的庞大的农场，还有地处首尔和地方的两个宾馆。金仁赫是首尔所在宾馆的社长。高高的个子，双眼皮，是个很帅气的男人，但是，缺乏一种灵气和智慧的一面。

“是呀，妈妈！躺一会儿吧！”全英彩附和道。

全英彩既是敏荣的妻子，也是仁爱大学教育系的教授，是个聪明又漂亮的女人。敏荣在美国留学时认识了她，一回国马上就跟她结了婚。

“桂霞。”

妈妈终于开了口。

“我……想看看外面。”

妈妈用眼睛示意去扶她。

桂霞夫妻一齐扶起了妈妈。触到妈妈轻飘飘的身体，桂霞的鼻尖不免一酸。大雾已经弥漫到了校园的角角落落。天色渐晚，白杨树林里亮起了水银灯，而那雾气就像邪恶的侵略者那样在那丛林之中肆意流窜着。好像风势也渐渐变大，因此那雾气也不固定在某个地方，不安分地到处飘浮着。是个有点奇怪的夜晚，好像悔座苑被什么不可名状的东西紧紧地包围在那里。

桂霞觉得妈妈的双肩在剧烈地抖动着。

“想看一眼校部大楼……可看不到啊！”

“明天我再扶您起来看看吧，妈妈。”

“明天？明天……大雾能散吗……”

妈妈喘着粗气嘟囔道。

可能是实在难以支撑，妈妈刚一坐下身体就歪倒在床上。插着的点滴管里回了血，全英彩赶紧扶正了妈妈的身子。

“我很快……就会死。我自己……有感觉……”

“妈妈！”

“大雾，那大雾，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妈妈似笑非笑地说道。

之后，又陷入了沉默，这次比刚才稍长了一些。妈妈仰躺在床上，好一会儿闭着眼睛没有说一句话。妈妈刚才说大雾奇怪的话，顿时使房间里的氛围转成了阴郁。昏睡当中偶或出现的短暂恢复的征兆，并不一定就是好转的信号，这一点桂霞很清楚。

“妈妈，您喝点水吗？”

“不，不要。”

妈妈说话的声音还算很清晰，她用那一字一顿的语调，接口道：

“遗书已经写好了，早就放在……闵律师那儿了。除了那个以外……我还想跟你们说点事儿。趁着还有一口气……我想给你们说点自己的事儿……”

说到这里，妈妈睁开了眼睛。

室内的氛围变得异常紧张，窗外的风声、白杨树枝互相摩擦的声音传进了病房里。

“过去的30年里……我一直过着一种心神不宁的日子。我是罪人，罪人……这个单词……一直就像脚镣一样拴在我的脚上。现在……我想……解开这个脚镣……”

“李女士！”

中间打断妈妈说话的是高汉斌校长。他脸色惨白，急不可待地大声喊出了声。

“您……别拦着我。高博士，我……非说不可。如果不说……我没法闭上眼睛……绝对……闭不上眼睛。还有……看见那家伙……大雾了吧？”

妈妈的脸色突然大变，可能是病痛又开始折磨她了。妈妈就像要忍住那痛苦一样，紧紧地握起了拿着念珠的手。暗红色的血管鼓了起来。桂霞为了叫来主治医生赶忙起了身，但是妈妈费劲地摇了摇头。只有那眼神，表示她还活着。为了忍耐痛苦，妈妈的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

“那天……也下了这么大的雾。整个夜晚，我都……用针头在孩子……小屁股上……刺青……”

有点不对头，桂霞想到。人们都猜想妈妈要讲的可能是关于大学的事情。她平生为之献出一切、为之呕心沥血的大学，目前正陷在巨大的旋涡之中。尤其是最近几年，妈妈为了将仁爱大学升格为综合大学更是费尽了心思。综合大学是妈妈最后的理想。如果不是因为学生闹事的冲击而昏厥，妈妈可能这个时候还在看着自己构想的综合大学的宏伟蓝图。就是这样一位母亲，临终时除了大学的事情以外还能说点什么呢？可是，妈妈却与人们期待的相反，莫名其妙地说了“孩子”

的事情。如同临时编造的谎话一样，完全不符合逻辑性的言辞，简直不是妈妈平时的风格。

“真的……雾气真的很大。窗户纸都被撕开……那雾气……从哪里悄悄地飘了进来。每每针尖触到孩子……啼哭声就叫我心碎……那个夜晚就成了最后一晚。裹在破褥子里……就搁在了民房前面……实在想不起来那是什么地方。能想起来的只有熬着夜给孩子扎的……那文身，那是标志。那孩子就是你们的……妹妹。我……我鬼迷心窍了。把那孩子……那么小的孩子……啊，啊，观音菩萨……”

妈妈浑身在瑟瑟发抖，这次发作有些突如其来。开口说出“大雾”之后，妈妈就失去了内心的平静。极度的痛苦，似乎令妈妈撕心裂肺。

“妈妈！”

桂霞大声叫道。

“您镇定一下，妈妈！”

妈妈的脸色完全成了土色。英彩用茶匙润湿了妈妈干裂的嘴唇。桂霞抽空瞥了一眼高汉斌校长。高校长闭着眼睛坐在那里，一滴渗出的眼泪沾在紧闭着的眼帘上。

“该叫大夫了吧！”

敏荣站了起来。

“等一下！”

桂霞低声叫道。听得见痰涌上来的声音。妈妈的脸色急转直下，简直就像掉在无法摆脱的深渊里，勉强只露出头部的人一样。

但是，桂霞心忖：不管怎样，妈妈，一定要把话说完，就这么闭上眼睛，那是卑劣的做法。

“您醒醒，什么给孩子文身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妈妈？”

“那个……那个时候……”

“……正是战乱……战乱当中。”

“您说的是‘6·25’吗？”

“……”